

钟鼎文的行吟生涯

景涵

钟鼎文于1914年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四大名山之一的春秋山脚下的钟家畈，一个耕读之家。他三岁时，随父母离开原籍舒城赴安庆，入第二模范小学就读。1927年，钟鼎文考入安徽省立第一中学(今安庆第一中学)，级任导师高歌，是国文教员，又是《皖报》的编辑，执教甚严。在查课余作业时，发现钟鼎文写的一首新诗《塔上》，十分赞赏，未告之钟鼎文，即携至《皖报》社发表于该报副刊《学生周记》，署名番草。继之，他连续在上海《现代》杂志、《春光》杂志发表《水手》《自画像》等诗，成为“现代派”一员，名声日渐响起。后考入洪琛主办的现代艺术研究所就读。未久，洪琛办的研究所停办，钟先生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政经系。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公学被日寇炸毁。钟先生转入北京大学借读至毕业。受姐姐、姐夫鼓励，矢志争取到了公费赴日留学，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哲学。1936年，他学成回国，受聘任南京中央军校教官，教授哲学和日语，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未久辞职，受邀创办上海《天下日报》，邀艾青主笔编辑。

钟鼎文于1949年去台湾。初到台湾，他就建议蒋经国恢复了《自主晚报》，任他总主笔，借《自主晚报》副刊的版面，创办了台湾第一个新诗刊《新诗周刊》，开启了台湾的新诗运动。他撰写了《现代诗往何处去》《新诗的归宗与归真》等诗论，论证了中国传统诗在台湾被日本占领

时代打败了日本的“皇民化”殖民文化，日本台湾人学起汉诗。但台湾的新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现实主义在台湾形成了文化上的断层。如果新诗和现代诗给我们同胞一个“域外文化”的现象，那是很值得忧虑的。中国诗一贯的发展，有它的线索，从古代民谣到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清朝诗和诗论，直到“五四”时期的白话诗，是有世代传承的“血缘”关系的。钟鼎文在讲了上述见解之后，郑重提出，新诗要“归宗”，把新诗的主流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亦即以民族本位作为新诗的空位原则。

至于“归真”，钟先生认为，艺术所追求的无非是真、善、美，首先是“真”。诗里面讲“真”，就是出自内心的真诚。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也是中国的现代人。我们的诗是中国的现代诗，也是现代的中国诗。归真，要归入时代性。钟鼎文说，我们在台湾，好像是脱离母亲的孤儿。这是我们这一代诗人的悲哀。

1954年，他任中华文艺函授学校教师，组建“蓝星诗社”，创办《蓝星周刊》，培养和扶持了一批青年诗人。钟先生从事新诗创作86年，他著有诗集《行吟者》《三年》《山河诗抄》《白色的花束》《雨季》《钟鼎文短诗选》《年代》及英、法、德、意、荷、西、阿拉伯文诗集和有关诗论、杂文等。他的新诗，给人一种浩瀚壮阔的印象。在诗的语言创造上，着重音节铿锵，更善于以写实的笔触刻画事象，使诗具有叙事的意味，明朗多于晦涩，自有风骨，呈现其雄浑雅

健的诗风。

1986年12月，他在印度马德拉斯主持第九届世界诗人大会后，归途中，特乘尼泊尔皇家航空公司朝圣山专机，巡视喜马拉雅山群峰，激情涌动，出口呼道：

中国！中国！中国！
我亲爱的母亲！
我久别了的故国，
在喜马拉雅山上，
我呼唤您。
噢您，
以我的心灵，
我的生命，
噢您，
以去国的孺子的
多年郁积的羡慕之情
您可听见？

——《朝圣山》

台海两岸开放探亲，他像喜事临门一样笑了。1991年8月，他以回大陆探亲名义，非正式组团领队出席在北京首都宾馆举行的“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台湾赴会的诗人分批赴大陆，在北京会合。钟先生提前于8月15日启程到北京，先后游览了北京、西安、南京、黄山、杭州、上海，再回到北京，历时两周。这是钟先生去台湾42年后首次重履中原，与艾青别来已逾半个世纪的再相逢。8月16日，艾青、高瑛夫妇设宴款待。8月25日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他兴奋地写道：

海角，天涯，
处处为家，

处处不是家。

天涯，海角，
年年作客，
年年苦飘泊。
这一回，
“回归祖国”，
谁说我行囊羞涩，
一肩挑起两大箩筐，
海峡两岸的万千情愫。

——《大陆行》

1995年5月，他首次回故乡安徽省舒城县寻根祭祖，探亲访友。家乡政府和亲友热情接待他。他将2000余册藏书捐赠给了安徽大学，接受了安徽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聘书。钟先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回乡探亲期间，将祖坟移至故居后春秋山下的春秋陵园公墓。夫人向荃女士2006年1月9日，以93岁高龄寿终正寝于台北。9月22日，钟先生率儿孙航运移灵至故里安徽省舒城县，安葬于春秋陵园公墓。

墓前预立有夫妇合葬墓碑，可见他夫妻鹣鲽情笃。也是他真的看得开，放得下。他终于2012年8月12日，因心脏病逝世于台北，享高寿99岁。他生前有言，与夫人向荃，“入世同衾共枕，入土同茔共穴”。儿孙遵嘱，将他安葬在故乡春秋山，办理国葬。

一代诗翁，一个飘泊的灵魂，终于永久地安息在故土。



在古村七日，走过古老的土地，看到百年古树，想起作家残雪写过一本《苍老的浮云》——天荒地老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转念一想也不尽然，大地是古老而常新的，风霜雨雪更新着物候，春天来了，万物无不焕发新生的生机；无论经过怎样的变化，天空是崭新的。

如今的宋家河村“挖掘古村特色，建设和美丽乡村”，以大户带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为契机，助推产业发展；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依托，聚力乡风文明；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为指导，打造生态宜居；以发展乡村旅游为抓手，实现共同富裕，携手乡贤共促发展。

如今的宋家河村有产业、有美景、有人气、有氛围，宋家河人民用勤劳和奋斗绘就一幅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宋家河以储姓、金姓、汪姓、邵姓居多，没有一户人家姓宋。宋家河实则“送驾河”，是汉武帝南巡送别地方。相传，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南巡至霍山，南行至涿州尽头，当地官员在此恭送圣驾，并奉上香茗，奉茶饮后盛赞，此乃本地特产霍山黄芽，产自河东高山，此地因此得名送驾河，后改宋家河，霍山也因此留下“迎驾喝酒，送驾喝茶”的历史典故。

古村尚驾园刘方湾村民组有四棵小青冈，已有五百年历史，五八年大炼钢铁时候，村里老人抱住古树不让砍伐，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下来。在尚驾园、金鸡山都能看到百年老屋，颓废失修，也有一些七、八十年代建的土墙瓦顶房。

徐缓摄于霍山
县溇水镇
“霍货有名”乡村振兴馆

矢志不渝关心下一代

雷伟和离休以后，除了热心党史编辑工作，还致力关心下一代。他经常说：“人老了，忘不了过去，忘不了出生入死的战友，忘不了患难与共的革命群众，忘不了红色江山得来不易啊！”“人老了，心里总是放不下大别山，放不下孩子们，应该为革命多做点贡献。”

1986年4月，雷伟和出任六安城区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副会长；1989年，他担任六安地区关心下一代协会副会长(1992年上半年调整关工委领导组成员时，他仍是副会长)。人们看到，雷伟和经常在地县机关、工厂、学校等单位作报告。这些报告，涉及党员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涉及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等，内容极为丰富。雷伟和的报告，有些是他的经历，讲来情真意切，生动感人；有些是他亲身体会，经他朴实无华的语言及浓重的大别山区口音表达出来，更增加了说服力，使人入耳入脑，百听不厌。

为什么人们都喜欢听雷伟和的报告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每次有人要我作宣传报告，我都要详细了解他们不同的情况，有些什么反映和要求，针对不同对象来做准备。”

在中共六安地委召开的“七一”座谈会上，他重点讲在克服困难中前进；在1989年地直党委召开的困难职工大会上，他重点讲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在涿州化肥厂，他着重讲党的历史；在地区检察院、粮食局、计量局、物资局，他结合红军长征50周年，专题讲艰苦奋斗；在六安师专、六安师范，他结合“五四”运动，讲“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教育。所有的报告，雷伟和都是不要报酬的。据不完全统计，到1991年初，雷伟和离休后所作的报告，受教育者近两万人次。

对下一代的教育，撰写革命回忆录也是一种形式。离休以后，雷伟和对牺牲了的战友深切怀念之情更为强烈，他要写他们，歌颂他们，以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教育好下一代，保证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永不褪色。雷伟和拿起了笔杆子，投入了吃力而又繁重的工作——撰写革命回忆录。

说“吃力”，就是他开始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里自学，后来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一些文化知识，文字基础相对较强，有时为着一个生字、一个修辞要翻上半天的工具书；说“繁重”，就是年代久远，一些细节很难记全，为了一个地名、一个人名，要苦苦思索回忆上百次。但是，他凭着顽强的毅力，硬是发扬“攻不下山头不收兵”的英雄气概，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不论酷暑、寒冬，熬过数不清的不眠之夜，历经数个春秋，先后写成并发表了《竹根河上》《闻五镇》《鄂豫皖十年武装斗争史简编》《历史的回忆》等十几万字的文章、斗争回忆录和文章，分别被收入《皖西革命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和《红二十八军战史》(中央军委主编)，给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

有人看到雷伟和发表这么多文章，便问他：“雷老，您是个大学毕业生？”他幽默地说：“我是‘爬山大学’毕业的。”

在编写革命回忆录的同时，雷伟和还收集和整理了100多首大别山革命歌谣。这些歌谣，有的是从有关史料中摘录下来的，有的是不願年老年体亲自进山收集得来的，但更多的是雷伟和自己吟唱过，经仔仔细细加工整理出来的。他说：在战争年代，一首革命歌谣对人民来说往往就是一记响亮的号角，确实起到了鼓舞士气和瓦解敌人的作用。比如1932年冬天，红二十五军撤离大别山后，敌人对根据地人民进行疯狂的反扑，提出的口号，是“住进山头，杀尽猪牛，见人就打，鸡犬不留”。而根据地人民英勇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唱道：“青山绿水陡石崖，我为革命上山来，坚决与敌斗到底，誓死保卫苏维埃。”《皖西大别山革命歌谣》整理成册后，当时的六安地区关心下一代协会以及撤地建市后的六安市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分别在有关刊物和书籍上选登了这些歌谣。2005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金寨红军史》(金寨红军史编辑委员会编)，还引用了雷伟和收集整理的一部分歌谣。

1988年12月，雷伟和获得全省“老有所为精英奖”，出席省委、省政府表彰大会。(张正耀 编著)

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之三十一

行走龙井沟

宋明林

今年“五一”，我和家人开车去了位于独山镇4A景区龙井沟。早上7点多钟，路上汽车不多，空气中充满着路旁树木花草的芬芳。这种气息让我和家人心情轻松愉快。

进入景区，给我的印象是：这里基础设施较好，接待中心、停车场、公共厕所等，一应俱全，而且干净整洁。景区内竹子多，怪石多，山泉多，花草多。这里竹子不仅数量多，面积大，而且品种也多，给人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河道里有许多大小不一的怪石，形态奇特，棱角分明，吸引着人们去靠近它，抚摸它，感受它的独特和温度，并与它合影留念。让人们领略大自然的神奇和魅力。这里山泉不计其数，在山谷里奔泻而下，叮咚悦耳，在阳光下照射下，闪着点点银光。路旁生长各种各样的花草，以其特有的方式诉说着生命的坚强与美丽，显得那么从容、优雅。它们不仅美丽了龙井沟，也陶冶了人们的心情，让人思考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继续往山里走，有时道路临下深谷，有时栈道高出地面。河谷之间，泉水清澈，水声潺潺。远处的青山，云飞雾绕，重峦叠嶂，犹如仙境一般。横跨在悬崖峭壁之间的吊桥，是连接两岸的纽带，望下去，峡谷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龙井沟的壮美和神奇，同时也告诫着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尊重。

山路崎岖，走走停停。途中最吸引我的有千亩竹林、龙井飞瀑、上马石、打鼓台、绿油油的茶园等。在景区内，我遇见一位约60多岁的先生，他主动向我介绍：龙井沟长约2500米，沟内有一泉井，传说朱元璋逃难时来到此地饥渴难忍，他看到一处泉井，泉水清冽，微波粼粼，饮水后，感觉甘甜清凉，全身有了力气，后来朱元璋称帝后，派人找到这一泉井，便将此地称为龙井，龙井泉水常年流淌不断，形成了一条沟，就是现在的两岸峭壁林立、河床弯曲有致的龙井沟。

行走龙井沟，我感到，现代人，尤其是孩子，要想生活更充实、更有创意，就要抽空到大自然中去走走看看。孩子成长主要靠两条路，第一学习文化；第二亲近大自然。学习文化意味着上学教育、家庭教育；与自然亲近，意味着多行走，多吸收书本外知识。如果生命中这两条路都没有经历过，一个人就不可能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天地，有生命的出彩。

当我们走进自然，看到辽阔的大地，神秘的山河，厚重森林，我们会看到自己的渺小，也会看到大自然的伟大，静心读书，昂首行走，这会给我们在不确定路途不断带来人生的辽阔和精彩。

红土地

本栏责任编辑：谢菊莲
E-mail:46743672@qq.com

宋家河：绘就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汪恩存

今年5月，踏着柔和的春色，我走进古村宋家河。

磨子潭镇是原宋家河乡、胡家河乡、磨子潭区、汪家冲乡一部分合并而成，面积约191.73平方公里，人口1.6万人，面积大，人口少。森林覆盖率85%以上，平均海拔500—800米。现在的宋家河是磨子潭镇和美乡村示范点。2001年由水轮河、汪神庙、宋家河三村合并而成，现有26个村民组，2317人。

上榻在鑫茗茗茶旅发展有限公司，是六安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鑫茗茗”属安徽省著名商标。一栋两层建筑，一层是茶文化体验馆，二层是七间民宿。分别以宋家河、金鸡山、四望山、尚驾园、水轮河、王家湾、槐树畈等地命名。

住的房间很好，叫金鸡山，一个单间，50多平方米，干净卫生。房间朝东南方向，对面就是S333公路，能看到竹海、茶园、栈道，太空仓民宿。今年五一期间，宋家河所有民宿爆满，都是提前预定的。

5月1日早先来这里入住的是练习手工制茶的五人，是合肥东辰职业学校四位学生和一位女教师。上午学习茶叶加工和审评技术实训理论课，下午练习茶叶加工，掌握茶叶加工与审评技术，准备参加省教育厅、工信厅、人社厅联合举办的“中银杯”手工制茶技能大赛。最近获知学校在比赛中获得团体赛项二等奖。

宋家河村落临河而建，中间是清澈的河流，鱼翔浅底，沿河建有栈道，河中有漂流，村落从上游到下游统称为古村客栈。村部在整个村的中央，村部隔河相望是四馆一廊，即农耕文化馆、乡村振兴馆、乡贤文化馆、图书馆和文化走廊。

农耕文化馆展厅有刀耕火种、耕耕细

作、希望田野、不误农时四个部分，竟然有八十年代的录音机、收音机、老式电话机，黑白电视机等。“霍货有名”乡村振兴馆是宋家河旗舰店，展出霍山石斛、茶叶、灯笼椒等地方特产，一方面方便游客购买，另一方面农户用乡村文明积分兑换物品。霍山县人社局在村里正在举办乡村振兴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我每天享受天然的氧吧、纯净的山泉水、三餐有机菜肴，还有鸟语花香的环境。

磨子潭镇政府利用山上水位落差，投资数万元，将山水引到村里每户人家，家家用上天然自来水，水质很好，供村民洗衣做饭，免费使用，惠及民众。

采茶已经接近尾声，早上看到茶农在修剪茶叶，用机器将茶叶拦腰截断，留下茶树根。山里吃早饭较早，六点钟就开始，据说吃过早饭就下地干活。

8日早上，我六点半起床，顺着王家湾方向盘山而上，行至二、三里，沿途看到两棵百年青冈栎，也称橡子树。山上在建高档民宿，名字叫别山和苑，是由霍山县英才协会江苏分会的多数成员共同投资建设，由县委组织部招商引资引进。股东们怀着赤子之心回家乡投资，旨在将江苏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模式带入家乡，将家乡的名优农产品推向江苏乃至全国，打造文旅胜地，吸引更多人来霍山旅游观光，投资兴业，带动家乡父老共同富裕，助力乡村振兴，推进经济腾飞。共投资5000多万元，打造一个有品质、有文化、有厚度、能养生、能社交、能体验的高端民宿品牌。

8日下午，到天空之境打个卡，沿S333公路向大平坂方向走走，到槐树畈度假区，不准备再走了。公路旁有两排房子，都是三层楼高，足有二十几户，有一位老人坐在门

桃李河畔一壶茶

伍凤麟

到大别山的腹地霍山，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找到了位于东南山区的桃李河古茶园。据说，他只是喝了一杯茶，就断定这茶有历史有故事。

孙皖平在桃李河住了下来，研究地理、气候和茶的关系，又先后在桃李河古茶园旁边的钟形山发现了100多亩的古茶园。在2023年的初夏和白露季节，孙老师按古法试制了黄茶，受到业界的好评和市场的欢迎。茶农们一天采20斤茶叶，可卖300元，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听说以后年年茶叶可以从清明前采到白露季节，茶收入能够翻倍增加，幸福的笑容情不自禁地洋溢在脸上。茶产业的传承发展，最终是惠及老百姓的民生之举。

经过蒸青、发酵、烘制等一系列工艺，经历四十五天的精心焙制，待茶做好时，已是山里的冬天了。选了一个晴好的冬日，我们一行人来到桃李山庄围炉煮茶。这是一款节气茶，白露采摘，叶片硕大，色泽乌青，形似乌鸦的羽毛，因而得名“白露乌鸦”，意趣盎然。茶叶的包装也是孙皖平老师亲自设计并绘图，质朴自然中又不失大方雅致，充分展现了深厚的茶文化和茶美学。他自制的金壶银壶来泡茶，那精美的茶器，充满了古典的韵味，让这一场茶会变得生动起来。“白露乌鸦”茶汤呈清亮明艳的金黄色，入口有淡淡的花香和药香，绵软甘甜，厚醇饱满，中正平和，韵味悠长，嗅一下，品一口，顿觉春风浩荡，桃李芬芳，令人欣欣然陶陶然，真可谓仙草佳茗。

一位茶友说：“理想的制茶，一定是在读懂茶叶所包含的环境、物候、基因、天象等所有信息后，恰到好处地提取和释放。”孙老师制茶是因茶而异，环境不同、季节不同，茶的制作工艺亦不同，所以能制出最好的茶。经专业检测，这款茶中所含的氨基酸、茶多酚、茶黄素非常丰富，能厚肠胃、消积滞、祛痰湿，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这对爱茶人来说，喝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不仅疗愈心灵，还可



商人徐广泰贩运青茶大晃壹佰叁拾柒件，中篓玖连，计捌肆肆斤合柒拾引，运赴江苏地方销售，完交税银壹佰叁拾壹两陆钱”。该《税照》由两江总督部堂颁发，盖有芜湖、金陵等十八个地方官印。当时的一斤是现在的一斤六两，折算一下，这一单生意，从桃李河运出的青茶是一万叁仟肆肆斤肆拾斤，从芜湖上船走水路运往江苏一带销售。在肩挑背扛的年代，这浩荡的茶队，不由让我们眼前浮现出茶马古道的繁盛景象。

2022年国家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贡茶图典》一书中，收录了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代贡茶，用十二个章节记录了各省的代表性贡茶，第一章就是安徽茶，所列三款贡茶为银针茶、梅片茶、珠兰茶，全部产自霍山。可见，霍山茶在当时是茶叶最高水平的代表，可謂是“天下第一茶”。在乾隆四十四年(1776)纂修的《霍山县志》中记载：“本山贡茶，以茶为冠。其品之最上者，曰银针。银针茶与同产自霍山的雀舌茶、梅片茶等都作为贡品入贡。”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在历史的长河中，璀璨夺目，历久弥香，只可惜制作工艺失传，留下些许遗憾。

无独有偶，自徐氏寻茶桃李河后的220年，2023年的春天，又一位茶人寻茶而来。他是孙皖平，又名孙壹，是著名传统化学家、器物设计师、茶文化学者，致力于爱茶、寻茶、制茶、说茶。2018年，孙皖平的团队考察调研蒙顶山时，发现了自唐宋至明清的千年古茶园群落，根据世界申报的标准，这里完全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条件。2023年，他又根据文化典籍的记载，跋山涉水寻